



儒家心学的奠基问题（黄玉顺）

(2007-8-4 22:25:26)

作者：黄玉顺 转载于：中国儒学网 (<http://www.confuchina.com>)

能重建意义世界。儒学所谓“良知”的第三层含义，即作为本体良心所“发”之“用”的良能。良心作为“体”，自然有其“用”，此用便是所谓“良能”。但是正如良知并不是一般的知，良能也不是一般的能。孟子把良能规定为“不学而能”，表明这种能力不是外在地经验的获得；但它们也不是动物那样的本能、即并非告子讲的“食色性也”[2]（《告子上》）那样的能力，而是孟子所说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2]（《离娄下》）。总之，良能就是凡人即能、非人不能的那种能力，即是人之为人的充分必要条件。

良心所具有的这种良能、即先验的能力，类似胡塞尔所谓“意向性”。胡塞尔根据“意识总是对某对象的意识”，通过对本质直观所发现的纯粹意识的分析，更进一步发现了纯粹意识作为意向体验的内在结构：意向活动（Noesis）和意向相关项（Noema）。这是纯粹意识固有的先验能力，它是为作为知识论构架的根基的“主/客”结构奠基的内在根据：Noesis谓纯粹的“思”，而Noema谓“所思”。前者意指意义的给予（Sinngaben），后者则指所予的意义（Sinngehalt），也就是说，前者是奠基性的，后者是被奠基的。这显然是一种普遍的“能/所”结构，但在胡塞尔现象学和儒家心学中有不同的实质内容：在胡塞尔现象学，意向活动是“能思”，而意向相关项则是其“所思”，可见这是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而在儒家心学，“能/所”结构体现为“心/物”结构，心为能，物为所。所以，阳明指出：“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1]（上）此“意”就是“能”，就是“意向性”，它作为体之用，乃是良心固有的先验能力、亦即良能。

以上分析表明，儒家心学与胡塞尔现象学颇为一致，都是某种具有存在论层面的形而上学建构，这种建构是相当宏大而精致的。但是作为先验哲学，不论胡塞尔现象学、还是儒家心学，都会面临某种不可克服的理论困难：

例如，这种先验进路的首要问题就是必须摈弃“自然态度”（natural standpoint），确立一种“现象学态度”；而在儒家心学，就是首先必须摈弃“物蔽”，“先立乎其大者”[2]（《告子上》），亦即确立本心。但是，如何才能确立本心或获得现象学态度？这里，我们势必陷入某种恶性循环：确立本心需要发动良知，但良知的发动又需要本心的事先确立才能得到保障；现象学态度的确立是现象学还原的前提，而还原之后的纯粹意识之绝对主体性的确立却又正是得以确立现象学态度的保障。

又如，胡塞尔现象学态度的确立，是触发于经验世界的危机的：唯其有危机、有问题，这才必须把它悬搁起来。然而问题在于，经验世界的现象是外在的超越物，如何能够保证它所触发的就是先验的态度？物是有真有假、有善有恶的，如何才能保证它所感发的乃是作为先验意识的良知？假如未能确立心学态度，此心在感物时就不可能保证被发动的是良知；假如未能确立现象学态度，就不能保证直观是现象学的先验直观。

再者，胡塞尔现象学将会面临这样的两难：假如“生活世界”本来就是内在的纯粹先验意识的建构，那么这个世界如何可能发生危机？而如果“生活世界”本来是外在超越的实在，那么又如何可能根据内在意识去重建这个外在世界？这不是同样陷入了认识论困境吗？同样，儒家心学也将面临类似的问题：假如外在的“物”只是内在的“心”的建构，而且“心”本来是至善的，那么“物”的恶如何可能？而假如“物”本来是外在的实在，那么又如何可能根据内在的“良知”去“格物”？这也是“认识论困境”问题：在实在问题上，内在意识如何可能“确证”外在实在的客观存在？在真理问题上，作为主体的内在意识如何可能“切中”作为客体的外在实在？我所谓儒家的“伦理学困境”

则是：在存在论基础上，内在的心如何可能确证外在的物的存在？在伦理学问题上，内在的心性良知如何可能格除外在的物的恶？

先验哲学中所存在的这些根本问题，究其根源在于：良心、良知、良能、纯粹先验主体意识之类的先验预设缺乏某种基础，它们仍然是需要被奠基的。于是，海德格尔为传统存在论奠基的工作进入我们的眼帘。

下篇 儒学与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

海德格尔 (M. Heidegger) 认为，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根基是实体性和主体性，黑格尔的“实体即是主体”命题是一种典型的表达。但实体性和主体性这样的预设本身还是“无根的”，原因在于它们专注于存在者 (Seiendes)，然而恰恰遗忘了作为前提的存在者之存在、存在 (Sein) 本身。为此，海德格尔提出自己的基础存在论

(Fundamentalontologie) 来为传统存在论奠基。奠基 (Fundierung) 本来是胡塞尔提出的一个基本的现象学概念 [12]，后来海德格尔在一种有所修订的意义上继续使用这个概念。海德格尔区分了两个层面的奠基：基础存在论是为传统存在论奠基的，而传统存在论“哲学”又是为“科学”奠基的。基础存在论的课题是存在问题，“存在问题的目标不仅在于保障一种使科学成为可能的先天条件，而且也在于保障那使先于任何研究存在者的科学且奠定这种科学的基础的存在论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 [13] (P13) 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就是为传统存在论哲学奠基的，因为传统存在论所研究的不是存在本身，而是存在者、存在者整体。但存在者、存在者之存在的前提正是存在本身。所以，“如果就范畴的论证是否适当是否充分来考虑存在论基本概念所产生的基地，则只有以澄清和解答存在问题为前提，古代存在论才能得到充分的阐释” [13] (P4)；这是因为，“任何存在论，如果它不曾首先充分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最本己的意图” [13] (P13)。

但存在本身只有通过某种特殊存在者才能得到揭示，这种特殊存在者就是人本身，亦即“此在” (Dasein)。此在的存在就是“生存” (Existenz)，“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 [13] (P49)。所以，所谓基础存在论，其实也就是关于人的生存论分析。海德格尔的全部意图在于追问“一般存在的意义”；但在他看来，我们只能“通过对某种存在者即此在特加阐释这样一条途径突入存在概念。因为我们在此在中将能赢获领会存在和可能解释存在的视野” [13] (P46)。这就是说，追问存在的意义只能通过追问此在的生存才是可能的。[ii] 这一开始就与儒家的意图有所不同：儒学并不关心所谓一般的“存在的意义”，而只关心“生存的意义”。海德格尔所说的一般存在的“超越”意义，在儒者看来是没有意义的。海德格尔在两种意义上谈到超越：一是存在之为存在的超越意义，一是此在从被抛的“所是”向本真的“能在”的超越。儒家关心的乃是后者：这样的超越如何可能？人如何能从被抛的所是向本真的能在超越？或者用儒家的话来说：常人从小人变为君子乃至圣人是如何可能的？联系到上篇的话题，这个问题就是：本心的确立是如何可能的？但儒家确实也是从人的生存论视域切入的。儒家的首要的、甚至唯一的关切就是人本身的生存问题，是一种“群体生存关怀”。孔子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14] (《先进》) 就是这种生存关怀的典型表达。但这并不是说儒家毫不关心人之外的存在者，儒家“仁民爱物” (孟子) “民胞物与” (张载) 的主张就是关爱及物的表现；但在儒家看来，物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本质上还是人的存在；或者说，物的存在只有在被理解为人的存在时才是有意义的。就对人的生存的关怀而言，海德格尔与儒家是很一致的。因此，关键的工作就在于对此在即人的存在作生存论分析。

这件事乃是由作为“此在的基本建构”的“在世” (In-der-Welt-sein 在世界之中存在) 所决定了的，海德格尔将其视为“首要的存在实情” [13] (P62)，而把它作为自己全部的生存论分析的“基础分析”：它领先于全部的本体论、认识论之类形而上学课题，而为它们奠基。我们知道，儒家也首先是把人视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存在”的。而海德格尔也正是经由“生命存在”而达到生存论视野的。他在《评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 (1921) 中写道：“说到底，当代哲学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作为‘原始现象’ (Urphaenomen) 的‘生命’上”；正由此，他“要讨论的真正对象被确定为生存”。 [15] (P18) 由于这种在世结构“源始地始终地”就是“向来在先”的“先天结构”，我们必须始终把结构“整体保持在眼界之中”。 [13] (P48) 这也正是儒家的一个基本观念：我们的根

基始终就在现世的“人生在世”之中，就在源始的人伦结构这种“共同在世”之中。

但是，“此在整体性的生存论存在论建构根据于时间性。因此，必定是绽出的时间性本身的一种源始到时方式使对一般存在的绽出的筹划成为可能”[13]（P494）。所以，时间性才是生存论分析的根本的源始视域。而说到时间性，儒家的“义”即“时义”或者“时宜”的观念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课题：作为规范建构、制度建构的“礼”，正是奠基于这种时间性的“义”之中的。就人的生存的时间性来看，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存在包含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沉沦的方面，即其被抛的“所是”；二是超越的方面，即其本真的“能在”。就超越方面看，海德格尔所提出的最积极的思想之一就是：人“这种存在者的‘本质’在于它去存在（Zu-sein）”；换句话说，“此在是什么，依赖于它怎样去是[它自己]，依赖于它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关闭窗口\]](#)